

他發現：國內讀者羣最多的是學生，但他們因升學的催逼，課業的負擔，有心無力再看別的書籍。爲了適應他們的需要，中華決定出版學生文庫，使他們在消閒中得到知識。

從六十二年二月十一日起，中華書局出版了一份「中華書訊月刊」，內容包括國內外出版界消息報導，書刊評介，作家專訪及有關出版問題之研討等，供給讀者閱讀書籍的線索，每期出版四開兩大張，零售兩元。

爲了拓展外銷市場，熊鈍生準備出去看看，他有心在這方面多下工夫。

他說：「目前，中華書局的書只有十五分之一外銷，一來因宣傳不夠，二來是購買不便。」

他計劃要印五彩的，具吸引力的英文目錄，分送國外圖書館或個人。他認爲，中文書物美價廉，值此世界各國研究漢學風氣鼎盛之期，應是大有可爲。

中華書局現有的各地總代理，計有日本中文出版社、東海書局，新加坡華新書局，九龍寰球文化服務社，香港集成圖書公司等，正在接洽中的有西德、英國。

熊鈍生認爲，「總代理」對外銷幫助並不大，主要的還是靠自己。

熊鈍生語重心長的說：「文化事業是百年事業，是國家的根本大計。我們已延誤了廿多年，豈可再拖下去？」

出版社和書店介紹之八

志文出版社

程榕寧

純粹是太迷戀書香了，才使得張清吉走進出版界。

張清吉本來是位商人，喜歡看書，却又沒空逛書店。有一天，他實在捺耐不住一顆求知若渴的心了，決定

開家書店。

忙碌了一陣後，張清吉在臺北市信義路東門市場附近，掛起「長榮書局」的招牌，回想起來，那是十一年前的事。

東門附近的居民，多半是大陸來臺的高級智識份子，他們曾在撤退時帶來許多臺灣買不到的書（如五四時代的作品），後來或因年紀大了，或因爲過世了，把一些絕版書都轉賣給長榮書局。

張清吉的聲音中充滿了驚喜若狂的感情：「那些書，都是很好的書，我雖然一再精選，仍是讀不勝讀，只好放在書局裏，等待識千里馬的伯樂。」

於是，早期的長榮書局除了以志文出版社的名義雜亂而無計劃的出書外，還經營舊書生意。

當時，張清吉對出版了無經驗，只抱着嘗試的心理，站在「書迷」的立場上，翻版了許多文學類的舊書，花了不少錢，銷路很差。

唯一例外的是志文出版社「自作主張」翻印的「林語堂選集」，因爲書的內容好，印刷精美，爲廣大讀者所喜愛。

對這樁「不法之舉」，張清吉從不諱言，他也一直引以爲疚。他說：「當時因爲無知，只想把好書介紹給更多的同好，而沒想到出書應循正當的途徑。事隔十多年，我惴惴不安，想登門向林先生道歉，奉上稿費，或是寄上新書，却又擔心林先生會拒絕，真不知道該怎麼辦才能彌補過失？」

另一種暢銷書籍，是以中學生爲對象的「英語自習欣賞文庫」，如「哈囉」、「談話英語」、「簡速英語」、「生活英語」、「滑稽英語」、「前進吧」、「人與人」、「西哲座右銘」、「銀幕上」、「話家常」等，頗受初學英語的人的喜好。

張清吉談到「英語自習欣賞文庫」的出版，說：「語言是傳播知識最主要的工具，時至今日，英語已無可否認的被公認爲世界最通行的語言了。英語也是我國的第一外國語，但我們讀了那麼多年的英語，是否能夠寫

成像樣子的信，或能否與外人輕鬆的交談呢？『英語自習欣賞文庫』就是針對上述的目的而出版，本文庫所選各輯，與學校生硬刻板的英語教材迥然不同，讓讀者在輕鬆愉快的心情下去閱讀欣賞，迅速學到現代日常生活中所必要的英語知識。」

由於一般讀者對該文庫十分欣賞，張清吉願意繼續出版。

他再提起賣舊書的那段歲月：「我的一位醫生朋友林哲雄（林衡哲），本是書局的常客，那時候，他還是臺大醫學院的學生，因為彼此常見面，也就從顧客變成了朋友。他是個很有理想的青年，認為志文出版社當時所出的書，份量不夠，勸我應把賺錢放在次要地位，而為社會多出些好書。我在志文初創時，曾因出版文學類書籍，虧損很大，對林哲雄的建議，毫無把握；後來，因為他的再三催促，我才動了心。」

張清吉綜觀當時國內出版機構，走翻譯路子的很少，就決定以翻譯外文書籍為主要出版內容。

於是，首先有林哲雄推介「羅素傳」，張清吉得知該書作者不是羅素本人，而是羅素的朋友時，就拒絕了。林哲雄便再搜求羅素的書籍，花了兩個月時間，譯出「羅素回憶集」。

「羅素回憶集」是一九五〇年諾貝爾文學獎得主羅素親筆著作，內容包括三部分：羅素自述傳、故友回憶集和論文集。這位當代哲學界的代表性人物，以史記的筆法，充滿智慧性靈，寫出了他對一些知名故友的回憶，及他一生中幾個重要階段的心路歷程。

張清吉認為，可能是連愛因斯坦都說：「閱讀羅素的作品，是我一生中最快樂的時光之一。」而在羅素已出版的幾部著作中，以「羅素回憶錄」最為平易近人，因此，這部書十分受歡迎。

由於讀者反應良好，張清吉再出版「羅素傳」，透過這部傳記，使讀者更瞭解這位廿世紀哲人的心靈全貌，讀者佳評紛至沓來，在臺灣大學哲學系執教的陳鼓應也稱讚志文出版社，不問銷路而敢出版這種學術書籍，真是了不起。

這是民國五十七年間的事，也是張清吉此生中一個重要的關鍵，他決心要腳踏實地的搞好翻譯外文書籍

了。

他一方面選擇好的資料，提供給譯者們翻譯，一面也接受外稿，但，後者只佔十分之一。最主要的原因是：「翻譯外文書固然要本著良心，對作者、讀者忠實，但，我國目前正處於多難之秋，國家的利益高於一切，志文出版社出書一定要符合國策。」而且，要出版有學術價值的書，也還要顧慮生存問題。

翻譯外文書籍出版到第七本時，張清吉才想起，該為這套有計劃出版的書籍取一個名字，他想了十幾個名字，還是決定不下。也許是靈感吧！有一天他偶然想起「新潮」這兩個字，認為正合其意，就十分欣喜的定名了。

張清吉表示：「創行新潮文庫的目的在於把握當前時代潮流，供應社會的智識需要。一方面希望使讀者能够享受人生中最大的樂趣——讀書，而且是讀好書；一方面也希望所得的不僅只是享樂，而且包含人生必須的智識。因此我慎擇世界各國具有真正價值的名作。其中包括：文學、哲學、心理學、藝術、科學、音樂、傳記……等作品，力求真善，彙譯以饗讀者。」

新潮文庫以「羅素回憶集」及「羅素傳」較暢銷，約一萬本。

「讀書的藝術」很受中大學生歡迎。這是一部讀書方面包羅萬象的記敘，執筆者都是一流的智識份子，從蒙田、梭羅到叔本華、拉斯金等，他們都自然地流露了他們的性靈在書的王國探險的精神歷程。

「上帝之死」是尼采對歐洲傳統價值觀念所作的四個批判之一，書中對基督的傳統道德觀念猛烈抨擊，並對基督教的歷史淵源加以剖析。尼采認為耶穌死了以後，使徒保羅歪曲了耶穌的教訓，使耶穌的生活實踐抽象化，於是產生了一篇基督教的大謊話。基督教三個字根本是一個誤解，因為，根本沒有基督教的存在，所謂基督教只是一連串的偽造和謊言累積而成的。很可能是這本書的書名很嚇人，引來不少讀者。

張清吉和林哲雄有野心將精神分析大師佛洛伊德的全套著作，譯成中文出版。目前已問市的有「佛洛伊德傳」、「日常生活的心理分析」、「性學三論·愛情心理學」、「少女杜拉的故事」、「夢的解析」，其他的

著作尚有「日常生活的精神病理學」、「機智與下意識之關係」、「文化論」、「藝術論」、「精神分析引論」等。

從「佛洛伊德傳」中，佛洛伊德道出自己的秘密與苦悶的歷史和心路歷程，讓我們看到一個天才是怎樣發展成的，一部部理論與文采並茂的論著，是怎樣結晶出來的。

「日常生活的心理分析」是佛洛伊德重要著作之一，他秉其行醫多年的細微觀察和洞見，旁徵博引，娓娓而談，將潛意識的領域擴展到日常生活之中。

「性學三論・愛情心理學」是佛洛伊德對人性的了解裏最具創意、最永恆的貢獻之一，其革命性與重要性可與「夢的解析」等量齊觀。他道出了對人性、對人類行為動機的主要看法，精闢得令人拍案叫絕。此書在臺中經銷時，打了不大不小的官司，原來，警方誤以為此書是黃色書刊。

「夢的解析」在一九五六年，被美國唐斯博士列為「改變歷史的書」之一，這是一部與達爾文的「物種原始」及哥白尼的「天體運行論」同列為導致人類三大思想革命的書，也是世界上第一本以科學方法來分析研究「夢」的著作。全書四十萬字，為了翻譯這本巨著，張清吉特請兩位臺大醫學院精神科醫師賴其萬、符傳孝費時三年才完成。

當代心理分析學家E·佛洛姆的著作，在新潮文庫中也佔了數席之地，如「愛的藝術」、「逃避自由」、「自我的追尋」、「人類的新希望」、「夢的精神分析」等，目前正繼續譯出。

在歐美甚暢銷的「逃避自由」中，E·佛洛姆讓我們望見自由與愛的境地，他教導人們自由而不致孤獨、理智而不找合理化的藉口、自愛而不自私。

杜思妥也夫斯基的作品，與托爾斯泰被譽為俄國文學的兩大支柱，他也是存在主義的創始人。在「卡拉馬助夫兄弟們」中，他以文學小說的佈局，展示其哲學的宗旨，討論神與人的問題，用心理分析的手法探討人性矛盾掙扎等重要問題，用犀利的筆法直入核心，是一部不朽的世界文學名著。

杜思妥也夫斯基的其他作品，如「聖潔的靈魂」、「杜思妥也夫斯基小說集」等，雖然少有讀者問津，却也是動人心弦的傑作。

張清吉認為，杜思妥也夫斯基全部的作品都有不朽的價值，值得向國人推介，也許出版他的書是賠本生意，張清吉也顧不了這麼多了。

「禪與生活」和「禪學隨筆」都是日本學術巨擘禪學大師鈴木大拙所著，在他的生花妙筆下，把一般人望而却步的「談禪」，變成人人可解的生活體驗。

筆調中帶有濃厚中國抒情味的赫塞，是德國一九四六年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的得主，他的力作「徬徨少年時」、「鄉愁」、「心靈的歸宿」、「生命之歌」及「赫塞名作選」，已由新潮文庫全部囊括。

「我思故我在」是第一個以科學方法向「有」的「真實性」挑戰的思想家笛卡兒的名言。輔仁大學錢志純博士編譯的「我思故我在」，能讓人了解笛卡兒一生及其如何震撼了現代人的心靈，如何把理性的血液注入人類文明的洪流中。

已由名導演維斯康提拍成影片、而獲得坎城影展大獎的「魂斷威尼斯」，係描寫一位事業上正達顛峯的中年成名作家感人肺腑的故事，是一九二九年諾貝爾文學獎得主托瑪斯曼的作品。此片曾遭文化局禁映，但，看過此書的人却也不多。

新潮文庫在六十二年二月底，已出刊七十九種，正在付印的有「愛爾蘭遊記」、「莫克博士收集的沉默」（磐爾著，此人獲一九七二年諾貝爾文學獎）、「安德烈·莫洛亞生活之藝術」、「破壞自我的現代人」、「蘇格拉底傳」及「文明的哲學」（史懷哲作）。

在新潮叢書方面，是由林衡哲和葉珊主編。叢書產生的原因是，文庫介紹外國作品，中國人的作品（尤其是旅居國外的華人作品）也不可輕視。目前，叢書已有十四種，以「赤足在草地上」（鍾玲作）、「拾掇那些日子」（施叔青作）、「中國人的光輝」（殷允芃作）、「會場現形記」（於梨華作）及「文學的經驗」（顏

元叔作）較受歡迎，其他如「陳世驥文存」很有價值，却被冷落着。

新潮叢書一直叫不響，很令葉珊等人灰心，但，張清吉不願就此罷手，他請葉珊等人繼續注意好作品，在讀者欣賞水準日高的今天，張清吉願意默默等待讀者對「新潮叢書」的青睞。

新潮大學叢書部分，已出書的有「西洋文學批評史」及「廿世紀英文傑作精選」都是巨著，但，讀者少。在不久前逝世的臺灣大學法文教授黎烈文，生前的十一種譯作，現已交志文出版社重新編印出版。張清吉準備分兩批完成，以使黎教授的大作得以傳世。

這十一種作品是畢爾羅遜的「冰島漁夫」和「拉曼邱的戀愛」；D·梅里美的「雙重誤會」、「伊爾的美神」及「煉獄之魂」；莫泊桑的「脂肪球」和「兩兄弟」；喬治桑的「鬼池」（魔沼）；梭維斯特的「屋頂間的哲學家」；斯湯達爾等的「迷藥」；米爾等的「失鳴鳥」。

本來張清吉打算把新潮文庫出到第一百種便就此打住，也有讀者表示「擔心水準會差」，但有更多的鼓勵和支持在督促張清吉，因此，他無法歇手，爲了彌補出書的虧損，他要兼做別的生意來支持志文出版社。

這位一看書就忘事的標準書迷，現在也學會了動腦筋，白天在忙着辦發行時，偷空到書店書攤逛逛，夜裏他就看資料，發掘外文好書；他還有個主意，因爲通俗的書籍易銷，他想另成立個文庫，專門出版讀者羣多的書，以平衡收支，來繼續並出版不賣錢、有內容的書。

張清吉很歡迎善意的評論，除了「有則改之，無則加勉」的作用外，他相信書評能提高讀書風氣。不過，在出版業如此不景氣的此時，若有人一味苛求，也真令出版業者傷心。他主張，正因國內書評、文評的制度未臻完善，執筆者應以風趣的筆法，先引導讀者穿門入戶，再逐漸加強批評尺度，應該較易收到良好的效果。

志文出版社在全省有一百多家代銷處，海外市場則很微小，張清吉只想在今年這個「牛」年，發發牛勁，先「只問耕耘，不問收穫」的做下去再說。